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七十三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第七十三冊目錄

戲劇戰線 董每戡等編輯 成都：戲劇戰線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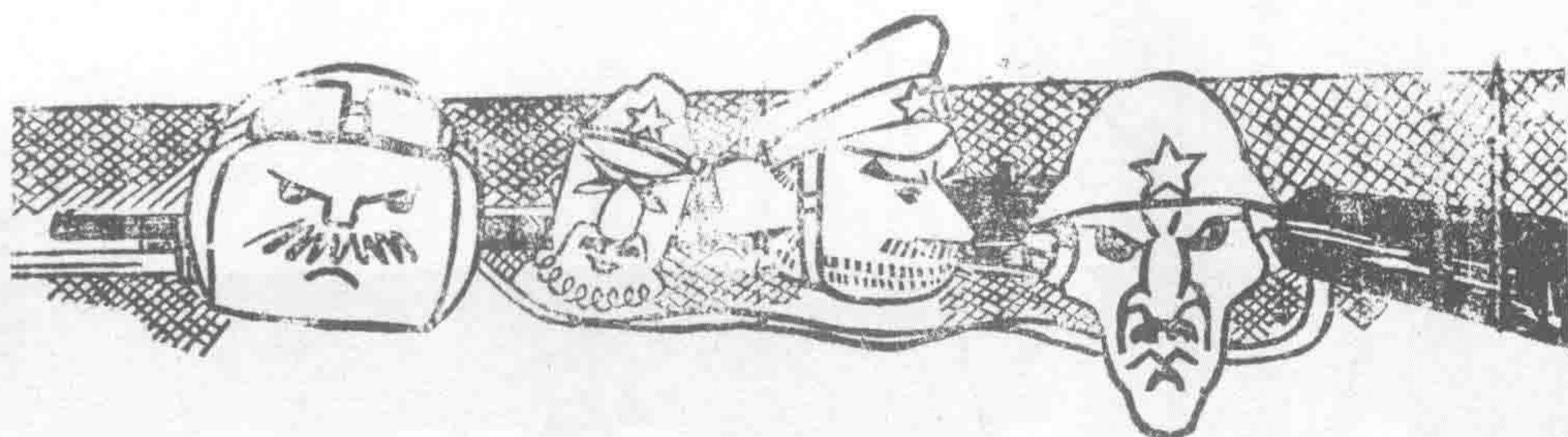
第一卷第五期	一九四〇年一月	……	一
第一卷第六期	一九四〇年二月	……	三一
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	一九四〇年四月	……	六一
第一卷第九期	一九四〇年五月	……	一一九
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	一九四〇年八月	……	一四七
第一卷第十二期	一九四〇年九月	……	一九一
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一九四〇年十月	……	二一九
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一九四一年三月	……	二七一
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	一九四一年四月	……	三二七
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	一九四一年七月	……	三七七
第二卷第九、十期合刊	一九四二年五月	……	四二九

戰戰劇戲

5

售經總店書活生

版出社線戰劇戲



目錄

燈光論

田禽譯

從劇本荒談到創作難

鮑希文

兩代

楊

獨幕劇 兄弟與弟

曉村

敵

董每戡

劇運在安順

紫馬

訊 西北草原的一支新的——建國劇團

單慶麟

戲劇戰線月刊

第五期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戲劇戰線社

成都小關廟街四十五號附五號

總經售處：生活書店

印刷者：華西日報社

每月十五日出版

本冊定價一角五分

訂閱		冊數	價目
國內郵費	國內郵費	半年六冊	八角
國外郵費	國外郵費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國內郵費	國內郵費		一元二角四分
國外郵費	國外郵費		一元四角
內在號大特			

自二十九年一月起至三月止

向本社直接訂閱優待八折

燈光論

Smith 著

田禽譯

燈光的重要性

燈光在整個戲劇演出的技術上，是具有一種特殊要素的；因了它，所以我們把它留在最後來討論。我們不必管它過去歷史上的演進，但是它在一切技術當中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比其他的一些單純的要素；能够引導戲劇走進藝術的和統一的路徑。它在佈景，服裝，化妝，甚至於戲劇中的行動上的成功和效果有著重要的位置。Irving Pichel 曾經說過：『在劇場中我們有一個單一的媒介（Agency），它就能够把所有的其它媒介結連在一起而去工作——它能够幫助劇作家啓示！它能够幫助裝置家繪畫，它能够幫助演員們演劇。』在非職業的劇團範圍裏，它們的戲劇演出很少使用燈光的。這種奇異的媒介，我們祇是曉得應當多留心研究的發端。

舞台燈光的效用

燈光的效用大概的說來，有以下四個解釋：

- (1) 照耀舞台和演員
- (2) 暗示出燈光在自然界中的效果，如同時間，季節，和天氣的情形。
- (3) 給佈景增強色調和加增光影。
- (4) 藉着象徵的意義和加增的心理學，幫忙戲劇的表演。

舞台燈光的演進

關於燈光的目的，以上的幾種解釋，業經被大家承認。現在戲劇演出所用的人工燈光乃是最近的發明，三百年以前在歐洲方面；都是在戶外用日光來演劇，那時燈光效果是不必需的，而且也不可能。然後經過相當的躊躇，戲劇才搬進室內。這種改變起始於英國沙士比亞時代；在他青年時期所有的劇場都是戶外劇場，他曾經搬遷了倫敦城中的兩三個固定的戶外劇場，而對於著名的教俗（Blackfriars）發生了興趣。

在室內的劇場裏，於是人工的燈光一變而為必需了；這時舞台上的光用很多的蠟燭，因此觀眾就能看清演員。此後許多種燈光目的底產生；完全是由於這個組織。漸漸的嘗試，按照時間的推想來規定光的大小，然後增減蠟燭的數目。後來就用洋油，汽燈，最後才用電燈，總而言之，一步比一步好。這不僅僅是包含我們的時代，我們更要開始採取超過這個要素的對的管轄。最後的兩個目的在最近才承認的。我們也不過剛剛知道在舞台上用燈光可以做什麼罷了。

四個效用底說明

總括起來說，這四種效用無非是要加強一個其他的東西。我們可以用許多舞台燈光的實例來說明它們。例如，『西哈諾』在哈普特（Hawpden）演出之下，所有的四種效用都注意在最末一場。這時燈光照耀舞台和坐在花園裏椅子上的那位臨終的老西哈諾！黃色的燈光顯示着下午，逐漸的變為滿幕時候的藍

色，彼時從樹上飄落下來，表示出年月如同一天似的要閉幕了。臨終的燈光，從舞台的一邊投射進來，幫忙襯托着這個場面，並且色澤加增了樹和牆的影子，以及消瘦的若西哈諾；最後，用稠密的燈光幫助象徵的情境——死的影——慢慢的把西哈諾吞入，於是整齣的劇就閉幕了。

這些效用的知識，藝術家在預備許多燈光場面的當兒，他永遠要把它記在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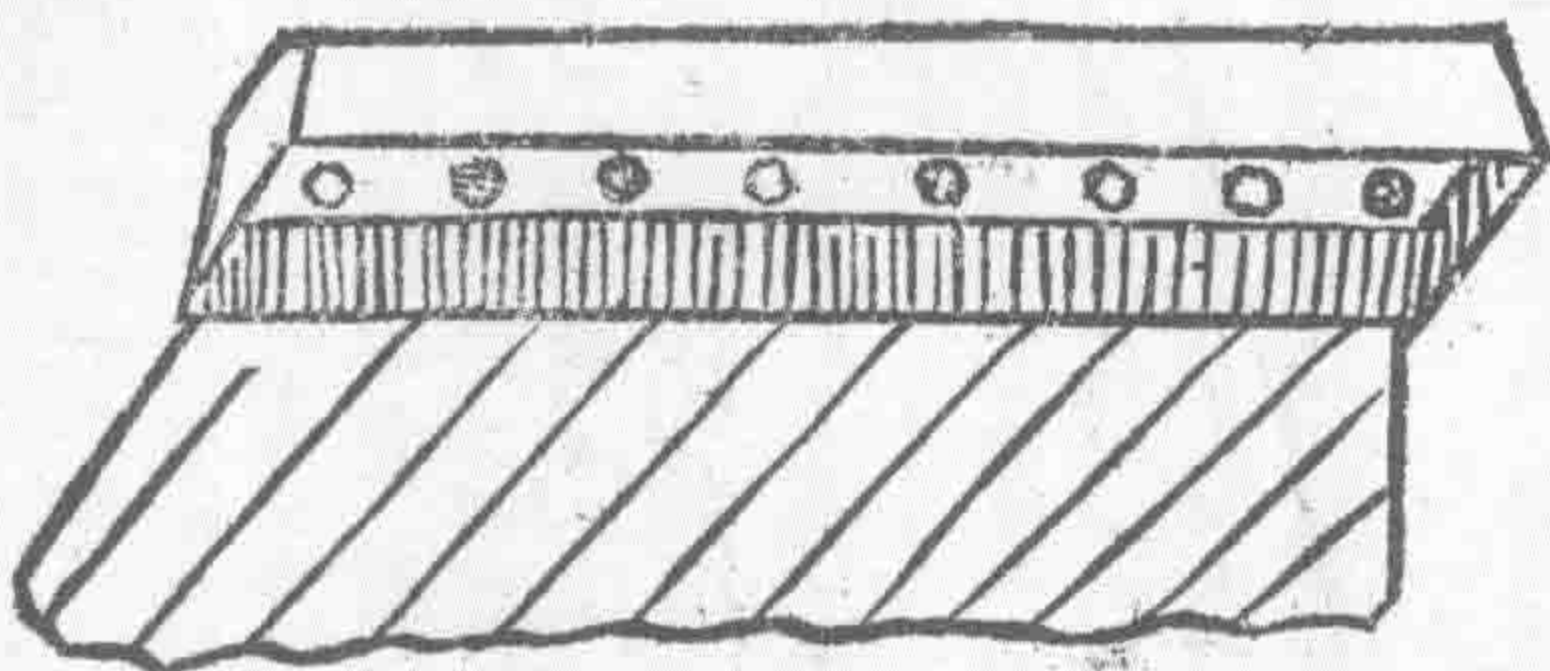
燈光的計劃

關於燈光效用的計劃那是必須達到的，或者從下面選擇出來：

(1) 脚光 (Foot-light) 脚光也是一種光，它是按置在舞台的前邊，並且在舞台上背着觀眾裝置上擋光板。通常用電線按在周圍！三面有燈光普通的，每一個第三個光用一條電線，並且用一個開關來管理它，第二個第四個光另用別個電開，餘下的當然也得另用別個電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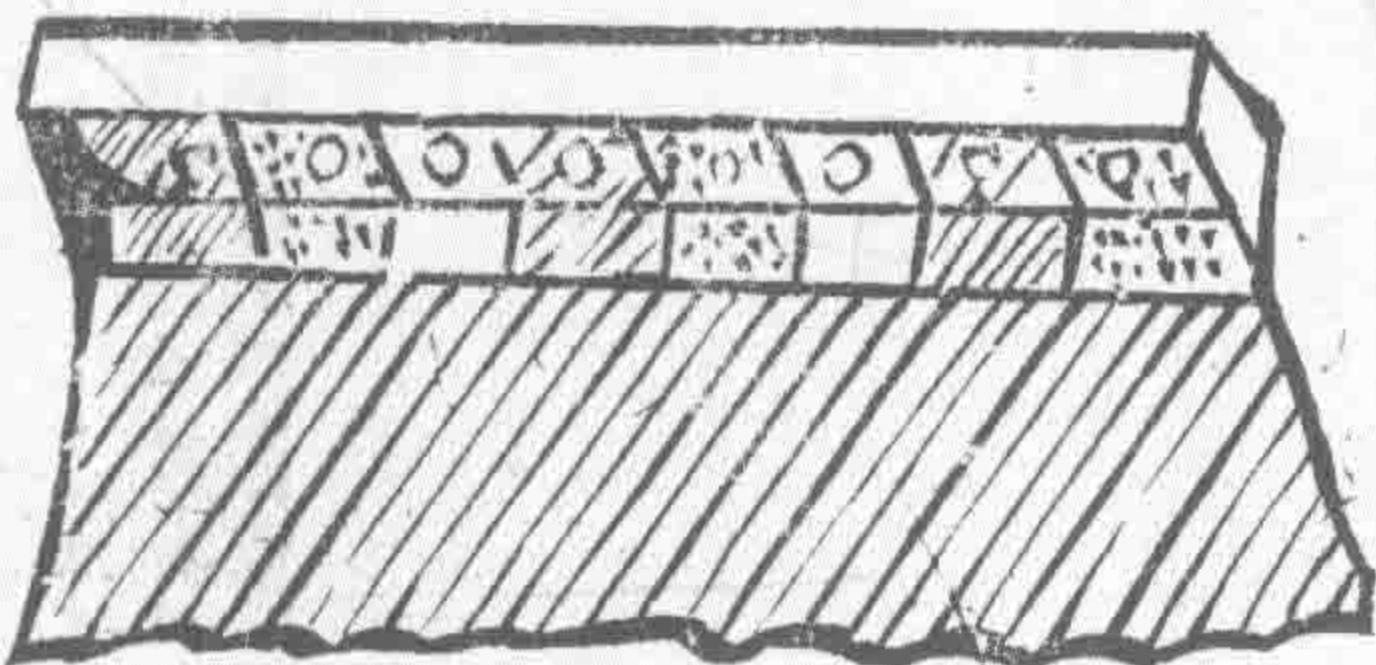
第一排：白燈泡
第二排：紅燈泡
第三排：藍燈泡

舊式



燈光仍然是裝置在個區域裏，但所有的燈泡都換成白的了，色澤的獲得是用膠質的帶顏色紙套，套在燈泡上，

新式



如此，它用三個顏色，如同紅的，藍的和白的，在每一個範圍 (Circuit) 裏按着單一色的燈泡。比較近代的計劃，它所包含的燈光範圍，完全要用白色的燈泡，顏色配置是用帶色的膠質東西，把它裝在滑溜的架子上，每一個燈泡的前面。這種計劃的益處，就是可以避免用有顏色的燈泡，它時常是不適宜的，因為把燈泡染色很難得到好的色調，並且因了染色的原故，使得燈光的力量減少；另一方面，不拘用什麼顏色，祇要在滑溜裏的膠質色片少微一換就得了。有些個戲劇，綠色的脚光可用藍色來代替，或是琥珀色代替紅色。膠質片 (gelatine) 必須能夠變換，不過要花費幾分鐘就是了，可是祇做那個燈光板 (Slides) 就得幾分鐘工夫，所以在用一整套不常用的顏色的新燈泡，就發生困難了，或是沒有安排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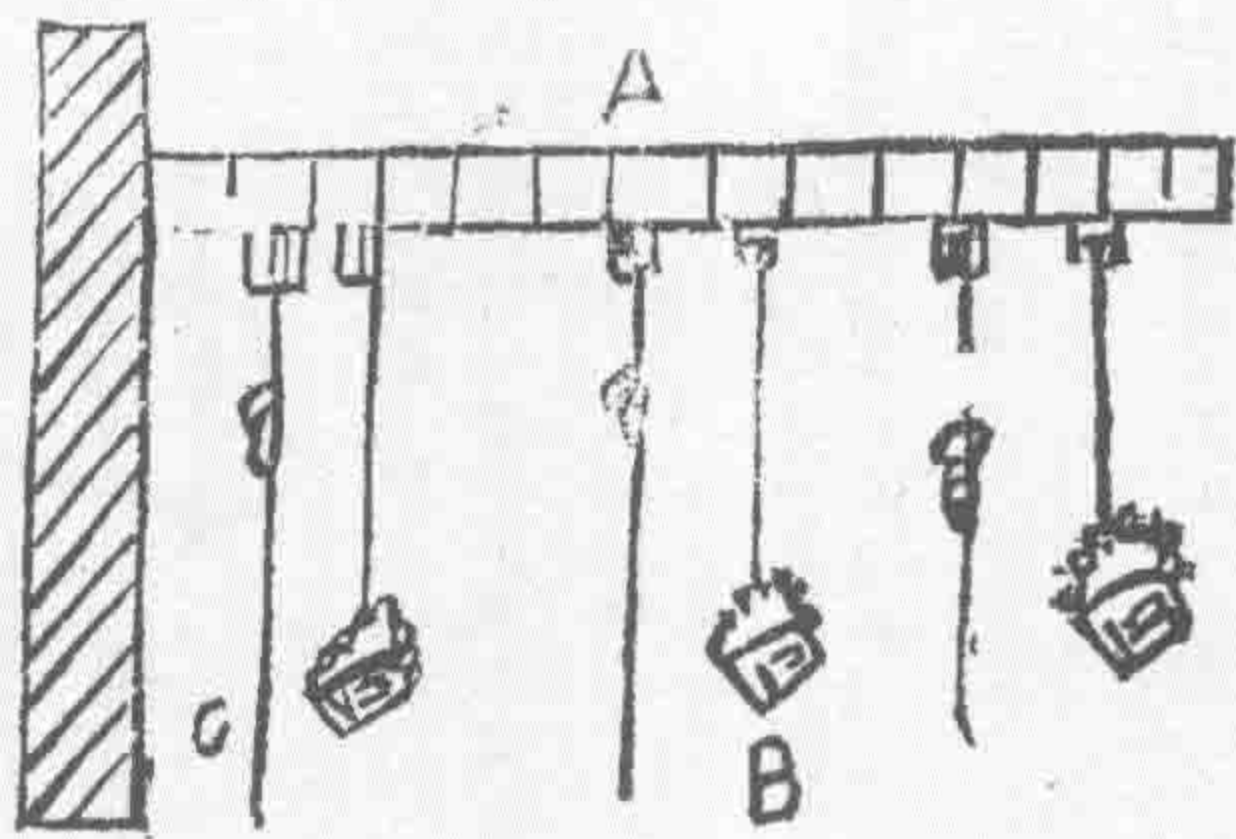
在過去的幾年當中，曾經有許多關於脚光的價值的辯論。有一些權威者定要說它整個是不必須的，並且也不願叫它在現代劇場中存在着。他們這種觀念，當然是持之有故，他們說，脚光在最初是用蠟燭或油燈，那個時候的光沒有投射遠距離的可能，所以他們有把燈光靠近演員的必須；可是我們最近所發明的有權威的光，不拘多遠都可投射的，那末，脚光當然就不必須的。的確，這種特殊的光效果，現在是不再需要脚光的扶助了。雖然如此，用着適當，脚光

乃是極有效果的，並且非職業的劇團還是用它的好。它所照上來的光是從舞台的邊際上來的，並且是在一個角度，沒有別的方法能這樣做，而且有的效果差不多是不能缺它的。最近的一個意念是要把小的斑光 (Spot-lights) 沿着脚光按上，這是從指揮方面給了她巨大的燈光的管理權。總而言之，脚光如同從新得到了恩典。

(2) 頂光 (Border light)

頂光就是一條反射的燈泡，它與脚光極有相似之處，它是掛在天花板或鉤子上，和脚光成一個平行。它的光是從舞台上頭向下投射。普通都是用三個

頂光，有的小劇場用四個，同時有些大劇場用四個或五個。通常每一個頂光必須用「鈎鈎」(key)或是邊緣(Border)來保護觀眾的視線，請參看以下圖表的說明。



A鈎 鈎
B頂 光
C邊 鈎鈎

舞台邊緣的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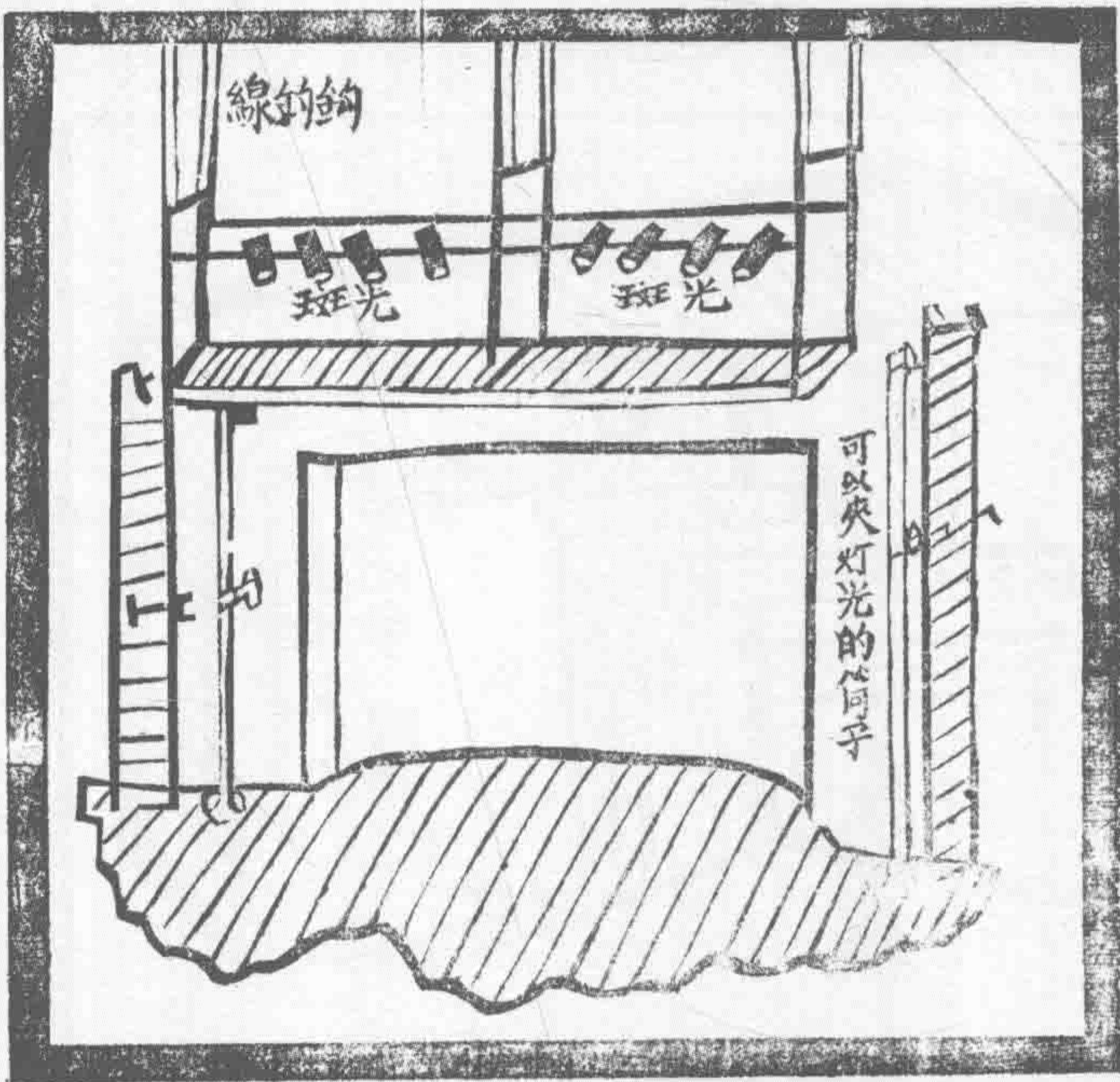
頂光的燈泡也是按在三個範圍裏：如同腳光一樣，並且光的配合是用每一個染色的燈泡，也膠質燈片做的。當天花板按在裏面的時候，那末頂光就不能用了。在初次改用電力劇場燈光的當兒，差不多腳光和頂光在每一個劇裏都完全的用着。聯合着燈光的好處，不但使得舞台燈光的高度平均，而且也比較明亮些。由於已久，腳光和頂光「聯合」的應用，因了觀念的改變和新的方法的發明，使得它們越來越不重要了。

舞台邊緣的光 (P. scenic
border li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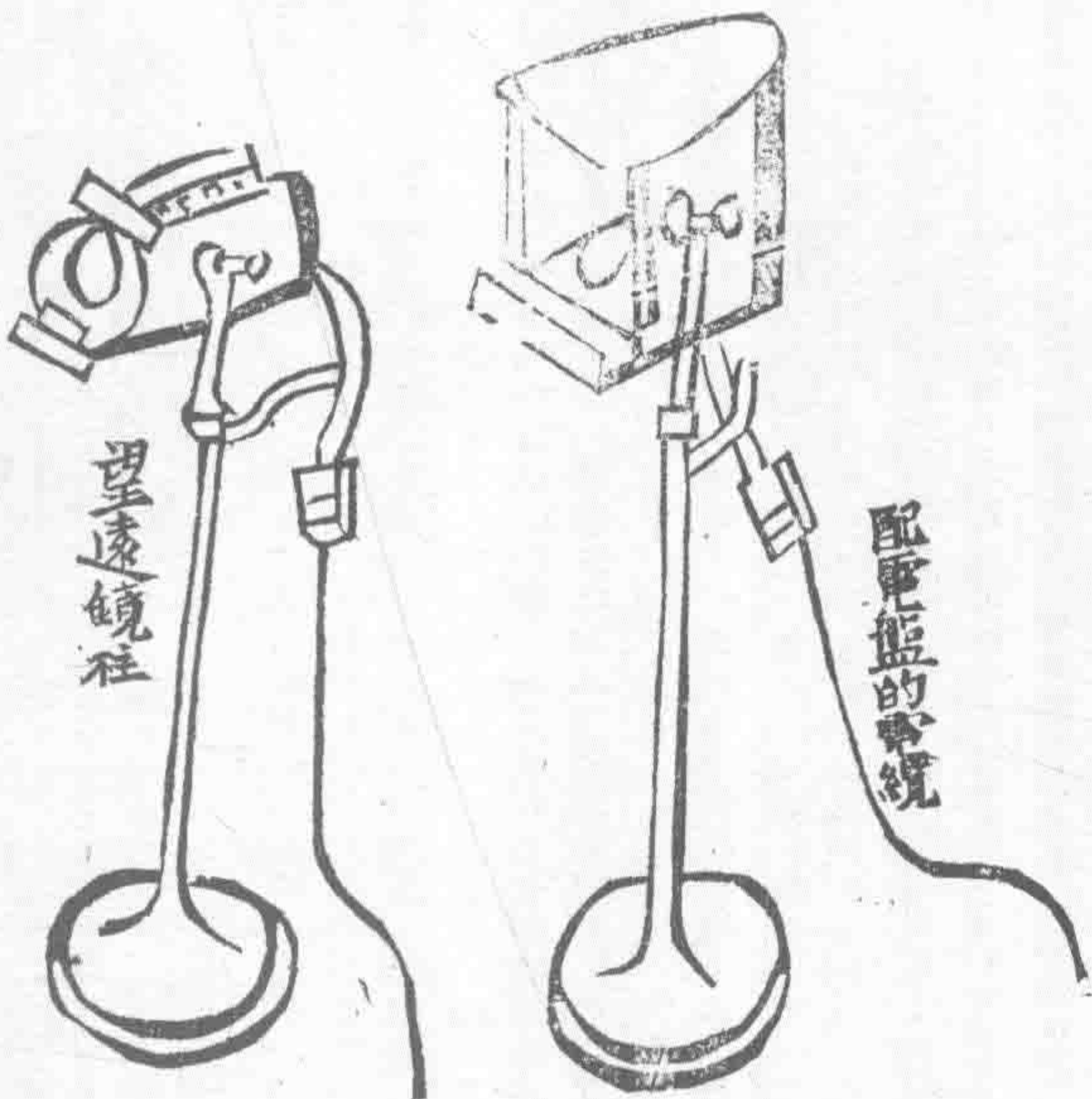
這種新方法之一的舞台邊緣的光，就如同很多新的東西在實

驗當中一樣，它是圍繞着舞台邊緣設置着的一種燈光。這種燈光是同射在舞台上的。它的光是一條子的，就如同所用的腳光或頂光，或夾在各種欄杆上的斑光一樣。現在這方法是最時興的了。很多的新劇場有些個設備，能夠沿着舞台邊緣的邊緣上，一大排燈光。有的時候一個單獨的筒子的極亮燈光夾在上面，有的時候它是一個精巧能移動的橋樑，在公演時有幾個電學家站在那裏，安排燈光，改變顏色，像燈等等，紐約劇場曾經演出「魔鬼的門徒」(The Devil's Disciple)一劇，圍着舞台邊緣的邊緣用了好幾打燈光，結果，它的效果非常恰當。每一個斑光在這個劇中都有它自己的功用。一個斑光是投射在椅子上，另一個是照牆門，至於別的光可以使演員的臉清楚，在一些重要的情場等等。這些光祇是用極少的时间，至於祇用幾秒鐘，在整個的戲劇當中。其他的是用在一場戲裏。

(4) 頂光在制度上是汎 (Flood) 光或汎光配成的。一燈光在制度上，能够裝置在不拘多高，或在任何的角處上，也是極有效率的。它可以用投射的光射過一個門或一個窗戶，或是射到其他在佈景裏開着的地方。以下說明汎光和斑光之間的最要緊的區別。斑光的投射，如同名字所指示的：一個「斑點」(Spot)，它的光是用開着的透鏡發散的。汎光有一個寬的開口，並且沒有透鏡，它投射出廣佈的光線照過一個大的面積。



配電盤的電纜



自動的面板來關閉，并且整個的管理是在後台，所以觀眾從來也不會覺悟到它們。這種方法對於燈光的設備又增多了它的價值。

(c) 額外的光 (Incidental lights) 它是裝置的一部份——額外的光是放在舞台上的：例如，蠟燭，火把，盤燈，燈籠，枝燭台 (Chandeliers) 等等。它時常在燈光設計裏是極其重要的一部份。托爾斯太的「讀罪」(Redemption) 在上演的時候，約翰巴里特 (John Barrymore) 表演開始的那一部份，在紐約幾乎每一個批評，對於動心的燈光效果的獲得是在那一場戲裏。一個劇中，和其他的一個人，在歐戰的俄國小自裏談話。這個場面除了滿臉都是驚慌的一個劇中人，在那裏把它的可怕的故事跟那位驚駭的聽者說着以外實際上是暗的。這個效果是用一支背後的蠟燭獲得的，它是放在這兩個人坐的後面桌子上。拿一塊洋鐵皮做了一個反射器，把它捆在牆台上，在他們的臉的後邊射出光來。這個光的效果不需要靠賴精妙的機工裝置，最聰明的辦法就是用如同上面所說的蠟燭就得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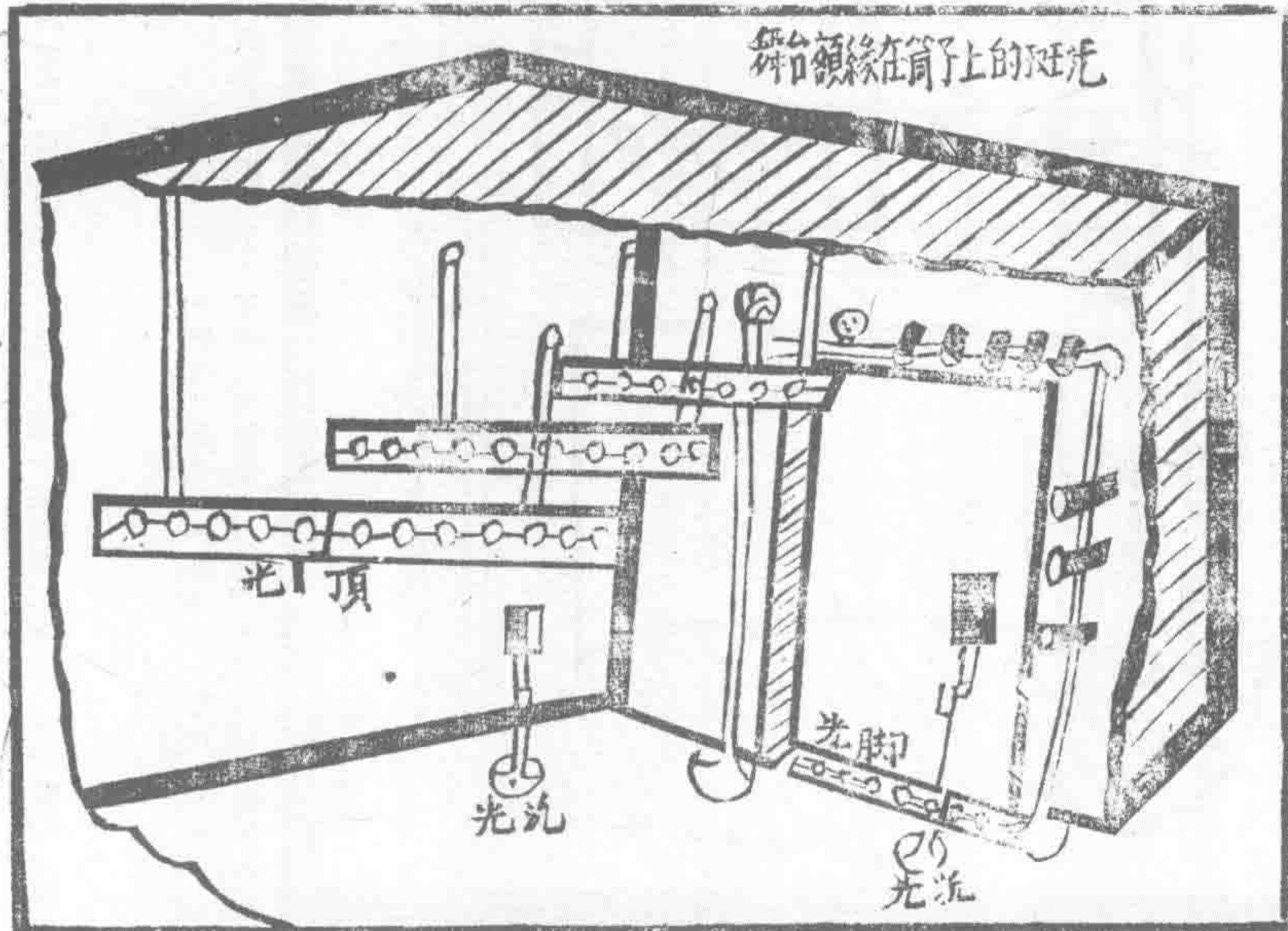
把透鏡移在斑光的前面，那末所有實際的效用就變為汎光了。這種包括大燈泡的現代燈光，通常是二百和五十，五百，或是一千組的汎光。它可以用有色膠質的燈片，配成任何顏色。許多斑光和汎光在前面有一種小槽子可以插燈片用。

(5) 禮堂光 (Auditorium Lights) ——

普通禮堂光就是來自

天台 (balcony) 前面的斑光。它可以配成一個單純的小斑光，選照在舞台上的一些人或物件，或是給在舞台上固定隱藏的光增加光度。近來差不多祇是用一個，用一種漆膜的聚集的斑光跟着演員走的舊習慣，很微薄的差不多都消失了。在許多近代所建築的劇場之中，禮堂光是裝在天台前後的裏邊，用

舞台領線在筒上的斑光



獨幕劇：

兩代

楊楓

人物：

陶老爺：三十九歲，稅務局長，精明，圓滑，青年時期是革命戰士，今只求混世而已。
朱一明：陶妻，三十三歲，意識清晰，重感情，有過激與熱烈的革命鬥爭史，結婚後，因生活環境關係使她內心一貫在痛苦中，一天到晚發發牢騷，却又無說不開，在兩個時代中間徘徊着。

張小路：十八歲，天真，剛強，純新女性。

陶媽：四十七歲，陶宅女僕，性質樸，忠誠，忠厚舊女性。

時間：

抗戰過程中，三月八日傍晚。

地方：

孫中臨鐵道一城市。

佈景：

陶公館，一間屋子，左頭臥室，右通大門，前窗臨開市，室內佈置簡單，半歐化，方桌斜放中間，窗下是書桌，右前方是茶几椅子，沙發各得其所。壁上懸着大鏡子一個，四歲左右的放小孩子照片一張，女大衣一件。

幕啓：

（陶媽一人在縫衣，拿起一件兒童外衣仔細看過，俯首沉思，彷彿回憶仍不解，站起來，攜衣和布走近鏡子，用布在鏡子上比來比去，很爲難的樣子。）

周：太太，這可怎麼好呵，你來看！

朱：（在臥室）怎麼說？

周：小少爺這件洋領子，我前對對，後對對

，都安不上。

朱：（在後）你不用做了，回頭拿給我縫弄

去。

周：那今天就寄不走了！

朱：（在後）沒關係，我給她大姨的信還沒寫好呢！

周：那我來點上這個燈。（把燈燃着，朱拿着信封信紙出來，坐在書桌旁，繼續寫。）太太，你給小少爺他大姨說，教送小少爺回來不好嗎？

朱：現在那行呵？回頭叫你老爺管好了，這兒老有聲報。

周：小少爺今年不就五歲了？

朱：再過四個月，七月裏才够五歲呢，唉！不到四歲的孩子離開他媽就有一年了，這些時，我老夢見他。

周：孩子不跟着媽受罪，我那孩子，三生不到丟了，不是因爲我給人家奶孩子去了嗎？喂！四十歲的人養一個孩子，陶王老爺就不答應，（低頭欲泣，朱止筆，望着天花板出神。）

周：也好，要不，去年鬼子來的時候，還不一樣得丟掉嗎？後來，聽說我們一個莊子上的孩子，差不多統統糟踏，唉！

（朱翻出一些紙張，撕碎嘆息。）

周：太太，你怎麼不大高興呵！有什麼心事

朱：嘆。

周：爲什麼哪？

（朱一看壁上孩子的像片，又翻出一些像片，看後，有所感動。）

周：啊，我猜着了，一定是——

朱：不爲什麼，（將像片其中之一取出裝釘着，二人片頭無語。）

周：聽說現在陽歷三月初八了，咱們陰歷也過了二月二，去年這時候，我那老頭子剛去世。頭年東西吃完了，新糧食還沒下來，我我幫幫奶的也找不着，唉！那日子真難過。

（朱將裝釘好的一張像片拿到燈下看，周走到

她背後，同看。）

周：小少爺這眼兒真好看，是新照的吧！（朱將像片於桌上，周取來自看，口出讚美聲：）看，多胖，比這張大的還好看，（指壁上的）倆眼活像兩個小鋼鈴一樣。

（外響：大作，）

朱：什麼響？

周：又是狗，廚房裏的肉罐，還沒有煮呢，我去看看（下），

（朱站起，望着壁上的像片出神，拭去鏡框上的灰，坐在沙發附近，打開日記本。）

（張小路兒，攜一包裹，悄悄地走到朱背後。）

張：（念朱日記），這幾天特別好想到北伐時代的生活，那麼緊張，那麼有趣，而今天呵！這七八年來我，是怎麼活着的呀！我想走，可是又想，到玉兒——

朱：（打斷她）別念了吧，小路，你回來我怎麼聽都沒有聽見？

張：陶嬌；咱們要到新地方去了，你別想過去，多想想將來！將來好，轟轟烈烈的，將來好着哪！

朱：實在，我覺得很興奮，我想到戰地工作團以後，我所担负的工作。

張：真的陶嬌，你一定担负很重要的工作，一定把工作做得很好。

朱：怎麼見得呢？

張：你頂革命，你又勇敢，你教我們讀書的時候，敢作敢為那個革命的學生不佩服你！

朱：你現在還那麼相信我嗎！

張：就是信你，才跑來找你哪！要不信你我還沒有今天哪！

朱：真的嗎？

張：看——

朱：好孩子，堅定你這個信心吧！我總想法子不叫你失望的！——噢，對了，小路，今天上午又接到劉同志一封信，（取信）

張：教我看（接過，看後跳起來。）好極了，陶嬌，劉同志真好，這次咱們能到前防去，能到工作做得最好的；戰地工作團去，都虧她呢！

朱：老朋友啦！十年不見，前三個月她從四川回冀南，在車上碰到，談了半天，她還是那末親熱，那末信仰我，要不是想着玉兒，我真跟她走了，（陶嬌伸頭出來，聽見張說，又宿回去偷聽。）

張：幸虧你沒有走，你走了，那纔糟呢，我跑幾千里路找你找不着，也沒有帶我加入「戰地工作團」了，好，嬌嬌咱們天天說定的今天，「三八」這一天走嗎？快收拾東西去！

朱：東西我來檢，別急，真小孩子，看你高興的樣子！

張：你不高興——

朱：（打斷她）這是你買的東西嗎；買些什麼？

張：牙刷，牙膏，手巾，襪子，練習本，還有兩傘，人家說到戰地去老要去行軍，我還買兩雙草鞋，兩把水壺呢！

朱：好極了，現在你趕快給你爸爸和媽媽寫封信去，說你要走了。

張：好，我就寫！

朱：我去檢檢東西去！（下）

（張寫信，周媽上）

周：張小姐，太太教給你做飯，你想吃什麼？

張：我現在不想吃！

周：在這住上一個月了，還容氣？

張：誰容氣，我吃了點東西！

周：呵，你在外邊下過館子啦！（欲下，又止）張小姐，我有心問你件事？

張：哎？

周：你剛才同太太說些什麼呀？

張：沒說什麼！

周：給我說說怕什麼，要出遠門不是！去那裏，什麼叫「雞蛋」（冀南），「戰得好學黨」，（戰地工作團）？

張：（好笑，即刻又正勁地）不是，說誰的？

周：我說呀！張小姐，你哪年輕，家裏鬼子來了回又回不去，出去上學幹幹事也好，我們太太可不行，兩袖子一擡就走了，人家還有這麼大「鋪台」（規模的意思）個家呢！

張：家？她就恨這個家，女人都是家給毀了。

周：唉，可不敢這麼說，「人沒家，樹沒根」，沒有家，就沒有天下，沒有女人，也就沒有家，女人要不在家，那還成什麼女人？張小姐，你看，平常在外邊作事，太太看管家，兩個人多好！就是太太有時候發點小脾氣，老爺總有說有笑地，就算了，唉！這幾天，可不不一樣，也不知道為什麼，老爺同太太老不和，張小姐，我勸你再別拉太太了。

張：你太太是我仁嬌，還是我先生，她比我年紀大，比我懂得多，我怎末能拉她？

周：要憑太太她自己：我說呀，她是不會走的，張小姐！

張：你怎末知道？

周：那還不是明擺着的嗎？出門能有家享福好？太太雖說不好吃啦玩啦的，可是她總是關太太——

張：你們太太以前什麼苦沒吃過，享福，她才不享福呢！

周：年輕時候越吃苦，這會越享福，不信太太她自己親口說過，這六七年她從來沒做一條小褲子，補一雙襪子過，哼！等到那份地位，張小姐，你也會享福哪。

張：我？我一輩子不當太太。

周：別誇嘴，誰能一輩子當姑娘？

張：噯！

周：你別「噯」再過兩三年看！

張：你幹嗎？老就心你太太走哇周媽？

周：我捨不得我太太，太太待下人太好了，吃的儘吃！看衣服又捨得給穿，從沒說過罵過，做活時候，還老怕你累着。

張：可是，她還不想處在太太的地位，給衣服別人穿，給飯別人吃呢！她老想同那些紗廠女工，和許許多多像你這樣的人在一起呢！

周：許許多多？一個太太怎麼也不能用了許許多多的人哪！

張：你不懂，等你太太走後，作了大事，你就懂了！

周：太太去做事？像太太這樣人家，大人當

着局長，還要去作事！太太平常吵着去做事，那是同大人賭氣着玩的，你就當真——太太一定要去做事，大人也往不讓她的，想想看，一個公館沒個太太，成個什麼樣子？買茶買米的誰管，有個人客來裏的誰照應，大人上班下班的辦着公能安心嗎？再一說，人家還有孩子呢！

張：別說了，家裏這一套，你太太根本就討厭，孩子有他大姨照看着，怕什麼？

周：噯！你也別說了！人家十來年的老夫老妻，總捨不得離開的。

張：捨不得？你老爺才當局長時候，你太太還不是一個人人在山東教書嗎！

周：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反正，聽太太說，這七八年總是在一塊的。

張：不在一塊還可以通信，有什麼關係？

周：信？信也不是人，有皮有肉，有鼻子有眼，看你這小姑娘精明伶俐的，這些事上可得領教我這一個大字不識此老婆！

張：你行！

周：噯，看吧！看誰說得對，噯，還有，這個亂世出門難保平安，誰不想躲在家裏安安穩穩的——我說太太一定不會走的，你請死了這條心得了！

朱：（在後）周媽！

周：來！噯！呀，一說起話來就沒有頭，看！你在寫什麼？把你的事也給就誤了！我快去吧！（匆匆下）

張：（向內）陶嬌！我來幫你找東西吧！

朱：（上）都找齊了！你的信寫好了嗎？

張：只寫幾句，寫好了，陶嬌，我得問問你

，周媽說你一定不會走的？

朱：你告訴她說，我們要走嗎？樓孩子！

張：沒有，我沒有給她說，

朱：那她怎麼說的！

張：她說你有家，你在家又享福，又安穩你

不走！

朱：你就信她的話嗎？樓孩子！你看我是好享福怕危險的人嗎？我不是給你說過，我十八歲怎末在那麼大個大地主家裏，公婆看得那末嚴還逃了出來，以後到「黃埔」，又參加革命運動在監牢的

情形還不够危險嗎，在工廠裏那耳生活，一天只吃幾個硬饅頭，還不算艱苦嗎？

張：是呵！我根本就不信她那一套，我還說她呢！

朱：可恨的是我這幾年，因為你陶叔的離開革命，把我的生活也變得消沈了。

張：其實，你也不算消沈，陶叔剛當局長時候，你不在教我們書嗎？因為你思想行動太積極，校長才把你辭掉的，那時候，我們恨不得趕走那個小眼的校長，請你回來。

朱：那已經是很早的事了，以後我什麼都沒作，這幾年，我像個虫樣，多眠着，多眠着，好了！現在好了，七七事變像一聲春雷把我驚醒了，再加上你和劉同志的刺激，我要起來，我要行動，我要再好好地幹一下去！

張：陶嬌，你要永遠帶着我，別丟掉我，我一定好好做你一個好徒弟，永遠繼承你那精神，你那勇氣！

朱：好孩子，你放心，我已經領你走了一程，一定把你領到頂光明的地方為止。

張：好極了的好極了！陶嬌，現在我們就走。今天是「三八」，我們把我們自己徹底解放來紀念吧！叫周媽開車去！周媽！周媽！

周：什麼事呵！張小姐（且說且上）

張：陶嬌叫你去車站問問有沒有西去的車。

周：是不是你走？

張：你別管，你快去得了？

周：太太，你不走吧

張：不走，你快去快回來！

周：可是，好，我就去！

（這時，周媽，猶疑不定，走回來想再問，聽見她們真走了的時候，又決定不再問了，走出去。）

張：我即刻拿行李去！

朱：等開車回來再說吧！

張：好的，陶嬌，這次可真走了？

朱：真走了！

張：真走囉！呵！我高興死了！陶嬌，我心裏像有個小蟲在跳，簡直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來！

朱：當我逃出了那家地獄的時候，正是你這末大，我那時的心情，也是這樣，覺得我要去真正做個人，好好生活一下了。

張：我倒不是這樣，我覺得自己要去担負大的使命，突然偉大起來了，並沒有想到去過什麼生活！

朱：也許，那該是你們這一代人的進步，或者因為你不會遭受過壓迫的緣故。

張：這完全是你的力量，陶嬌！

朱：好孩子，你好好的幹吧！你將來是很有希望的你認識得很清楚，像我，最初決沒有你這末

個明白，當我見過更大的世面，懂得更多的時候，才知道不僅婦女過着非人非馬的生活，就是那成千成萬賣苦力的男人們也是一樣，受人欺壓，受人作賤，連應一聲的權利都沒有。那時候我才開始想到，我為什麼活着，我應該做些什麼，和我應該怎麼去做！

張：你過去講的話，我像一個字一個字都能背出來似的，因為你，陶嬌，我好像很能把住我自己。

朱：一個人對於自己，一定要把握緊，事事站穩腳根，信仰堅定，看得遠，看得清楚！

張：還有，你還說一個革命者，不怕艱苦，不灰心！

朱：好孩子，你記得真清，我常說你陶叔，他所以說革命沒有前途，所以在大革命後第二年，就叫人拉了過去，就是因為他怕艱苦，容易灰心。名譽，地位，金錢，勢力，不知道葬送了多少人的前途，大路，你還要當心呵！在婚姻問題上，要特別注意！

張：你看你說這個幹嗎？（羞跑到窗前，恰有一隊武裝女同志路過窗下，指窗外，）路上那些女同志，不是要出發上前線的嗎！看，看，他們東着武裝帶，挺着胸，多末結實，多末有力，陶嬌，你不是說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嗎！真的，怎麼能不是呢！

張：她們在望着我們，像是對我們笑，（向外招手）朋友們，有一個小妹妹要參加你們的隊伍啦！

朱：你這樣子活像小玉，看見外邊有什麼就蹦蹦跳跳的喊，

（陶大人上，）

陶：一明，你們在幹嗎？

張：我們正在看那路上的女兵！她們那末強壯，我和陶嬌正羨慕着她們呢！

陶：羨慕她們？（稍停）一明，你不是要寫抗戰的書嗎！你看，我給你買來了。（給她書）

朱：好極了，（接過放桌上）你應酬完了嗎？

陶：唉！真麻煩，當局長簡直叫人討厭透了，今天吃過五場，打過兩個四圈，他們又在叫條子，我真不高興，一溜就溜走了。

張：你們一天到晚老請來請去的幹嗎呀？

陶：這個嗎？這叫財政工作，

張：財政工作，財政工作不是救濟難民和講究戰時經濟的嗎！在飯館裏給誰講究財政呀！

陶：這也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是聯絡工作，對了，一明，你看麻煩不，我剛回到屋子裏就接到董局長的電話，他在飯店等着，叫我回來請你們呢！

朱：請我們和小路？

張：請我幹嗎？我又不在屋子裏作事，給我做什麼財政工作呢！

陶：你不作財政工作，可是董局長要請你的客呢，哈！

朱：這位董局長真是！

張：（想）董局長，噢，就是他，他老請來請去的真討厭人，上次你和陶嬌都不在家，他來了，要我去吃飯，我不，他又說去看電影，或者看戲去，我都不肯，他就坐在這兒不走，東拉西扯的，倆眼老瞪着我。

陶：吃吃！小孩子，以後學懂事點，別那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末別扭，董主任人好極了，學國也呱呱叫，一明，

我說這是真話，

張：『呱呱叫，我看他一點也不叫。』

陶：小路，你不是好騎馬嗎，他有的事，你不是想上馬騎嗎？只要他肯幫忙，坐飛機去都行。

張：得了，得了，我憑什麼也找不着他！

陶：好孩子，你聽我的話（向朱示意），一明，你們去！

朱：好，好，們去，（張不勝解朱是撒謊，又氣又急，舉手以手勢止之，張才大悟，陶未之注意。）

陶：（即替她背上大衣）好，走了，走！

朱：（丟掉大衣）你先去，我們掉了衣服，等會就來！

陶：一塊走，一塊走！

朱：忙什麼，我們也得準備一下呵，你先去，叫主人叫好茶等着，

陶：一定來呀！

張：（弄鬼臉）一定！

朱：快去，人家主人都等得心慌了。

陶：好，好，我頭裏走，『同泰酒樓』罷，喂！你吃什麼，小路？

張：隨便！

陶：說兩個，說兩個，董局長叫問你喜歡吃什麼菜呢！

張：我什麼都不喜歡，

陶：你想想以前吃過的，

張：想不起來，

陶：好，那菜就走了！

張：（忽有所思，追上）喂！想起來還是要個『紅悶腰肘』，陶叔，

陶：什麼？我沒有吃過這個菜？

張：『紅悶腰肘』，腰肘子紅燒的，是我

最喜歡吃的菜，

陶：好，好，你這孩子別扭，吃東西也別扭

（下）

張：（得意向陶招手）再見哪！（稍停）陶

『紅悶腰肘』，『我們也要走』不錯？

朱：（一笑）紅悶，你陶叔要聽出來你是

說『我們要走』，那又糟了，你知道我們爲這事，爭吵過好幾次呢！他心眼很多，要是他知道了，事情就麻煩了。

張：真奇怪，我爸爸常說我陶叔頂革命，怎麼現在老反對人家革命？連人家到前方去都不準

！

朱：我們結婚前後，他的確是很前進的，你爸爸和他分別六七年了！怎麼會知道他變成這樣呢？唉！你爸爸真是個大好人，他和你陶叔做朋友才

一年，你陶叔到南京前後後的錢都是他送給的，好交朋友，又講交情！

張：這六七年，我爸爸離開軍界就不作事，鬼子打來以後，他更不問事了，老一個人悶在家裏，連來往的朋友都很少。

（周媽上。）

周：張小姐，我問過了，車站晚七點鐘是特別快，八點半鐘是普通快車。

張：好極了，陶嬌，現在就走，坐特別快去

！

朱：七點鐘？你怎麼不早點回來呢？

周：在那裏等了半天，才得擠進去問，回來路上又碰見老爺，就攔了一會。

朱：他問你什麼了嗎？

周：問！

朱：你說什麼呢？

周：我說到車站開車去囉！張小姐要走！難道說不定太太也要走。

朱：誰告訴你的？你爲什麼瞎說？

張：這可糟了，那怎麼辦呢！陶嬌？

朱：去，去，快叫兩輛洋車去，說到車站（向周）

張：快點吧，馬上陶叔就回來了，我拿行李去，（下）

周：兩輛？——太太，你是送她去，還是你真走？

朱：送她，送她！

周：太太，你別去，我去送張小姐好了，

朱：快叫車去，別囉嗦了。

周：我說太太！

朱：你告訴老爺，說我一會就回來好了，快去，快叫車去！

（推周，周個個強着，下。）

（張帶兩個行李捲上，）

張：就這一點東西嗎？陶嬌？

朱：床上東西都包進去了，去了嗎！

張：都包進去了，

朱：那就是了（伏桌寫，）

張：你又寫什麼？

朱：我來給你陶叔留個字！

張：我也來添上一句。（正寫間，陶上，）

陶：噢，還留的有字，（坐下，看她們的字條，）你們要走嗎？好哇！巧極了！我正趕上送

你們的行！(周媽上，)

周：太太，乘車站的車好了！

陶：(拍桌大罵)混蛋！誰叫你們叫車的，你眼裏還有你主人嗎？我給你說過什麼話，鬼迷了你的心！

周：我……我……我……太太……好……好……好……

陶：混蛋，給我滾出去！

周：老老——老爺，實實在在不怨我，你？你……

陶：聽見沒有？出去！(周媽含怨地走下，)小路你怎麼這麼胡鬧！為什麼不通知我就走！你爸爸是把我交給我的，你知道嗎？

張：我跟你商——過好幾次，你都不讓走嗎！陶：不讓走——我一向把你看成我自己的女兒，你——你知道，你這樣作，出了岔子，我要負責任的嗎？

張：我自己負責！陶：噢——你自己，你以為你已經可以了是不是？

(張飲泣起來，)

朱：(冷笑)有什麼話直截了當地給我說好了，何必拿人家用人和小孩子出氣呢！

陶：你不管孩子，不管家，走，走就走你的好了，為什麼要引誘人家的孩子？

朱：引誘！好，就算引誘，一個老師引誘她學生到一條正路上，抗戰的，革命的路上去並沒有什麼不對，況且，事實也決不是什麼引誘。

陶：哼！奇怪！什麼話沒說够，還是這般扭動，我真不明白，你怎麼這麼糊塗，革命抗戰抗戰

是小孩子的事嗎？

朱：噢！你又來教訓我了，謝謝你，再見吧

(起身要走，)

陶：(攔住)你不能走！

朱：你管不着！

陶：我偏要管，

朱：(退後)好，我就站在這兒，讓你好好了，

(空氣沈悶許久，)

陶：(安靜下來，抽煙)我說，一明，你……

(朱出其不意，衝了出去，陶趕到門口，遇着正要跑出去的張，攔住她。)

陶：你幹什麼？張：我找我陶媽去！

陶：(拉住她回去，門下了鎖)不能走，(張仍掙扎，見門已鎖，失望。)

(周媽上，阻快得很，)

周：老老爺爺叫我嗎？陶與周共語，)

周：什麼叫空白電報紙呀？(陶急止住她，又悄悄地和她說許久，周點頭，微笑，陶寫名片給她，周持下，陶又扣緊門，)

陶：小路，你知道，你切身邊還有重大問題沒解決嗎？我完全把你看成我自己的女兒，事事替你想，這種苦心你難道一點都不能領會嗎？你好好說，你究竟想些什麼？

(張不理會她，玩弄自己的衣角來出氣，)

你在學校總不安分，到現在連什麼正式資格都

沒有呢，你也不替自己想想，我不是告訴你，我不久可以把你送到這裏去！

張：(沒好氣地)我才不上那破學校呢！

陶：不要希望太高吧！你還嫌這學校，現在連住處都吃小米飯的學校都有人搶着上，摩！多少人想上這學校還上不起呢！

張：當然囉！太太小姐們的養老院！她闖死我也不上，我正要去前線，

陶：你上前線！雖然你不怕死，你小小女孩子能幹什麼呢！

張：能做什麼做什麼，做飯燒水我都能！陶：(又好笑又好氣，即刻又鎮定的，)你想那有出息的哥嗎？你爸爸把你養這麼大——

張：我臨離開家時候，我爸爸和我媽都答應過我的，陶：唉——小路，你現在還小，到前線去做救亡工作不是你的事，縱你還應該好好學習的，將來有是工作機會！

張：我在前線一樣可以學習，比這兒學得還多呢！陶：你那些都是假想頭，荒唐主義，好孩子，聽話些，你將來會明白，我的話完全是對的。

張：一輩子我也不會明白！(周媽上，扣門，陶爲之開，)

周：老爺，太太——(陶走近她，二人低聲說話，周媽不斷作着手勢，最末掏出一張紙條，又指着紙條了幾句，神氣十足。)

陶：好了，你去吧，(周媽下，)(向張)

小路乖乖地別惹生事了，吃什麼叫周媽給你做去？我停會會要到局裏去一趟，(到內實去。)

(張初等待着什麼似的，忽然有了打算，匆匆跑出門。)

(周媽上，四處張望，喊着張小姐，無人。)

周：(向內)老爺——張小姐不在這，(陶上)

陶：到底走了——走就走吧，我看找不着她

陶媽，她還會回來的。

周：姑娘家，一個人總沒法走！

陶：周媽，你到隔壁電報局方局長那裏拿電報紙，是在回來的時候嗎？

周：是呵！老爺不是說先叫我跟着太太，看清楚太太的情形，再把片子送給方局長，要沒有字的電報紙嗎？

陶：噢！你說你一出去就跟太太了，

周：噢，我不是說了嗎？我離她有丈八遠，她走得很慢，不斷地回頭，她一回頭，我就往暗處躲，

陶：太太沒有到車站去，(周點頭，)一直在後街趙家小食店坐落？

周：一手托着臉，就這個樣子(模仿)一動也不動。

陶：看樣子心裏很難過是不是？

周：是呵！別說太太，就是我們當下人的，還覺得心裏不自在呢！

陶：她一直沒有看見你？

周：沒有，她那有心往別處瞟？就在地對面，可看得清楚。

陶：噢——也許她會回來。周媽她回來的話(你就裝着郵差去打門，(把電報紙給她)這份電報紙我已經填好了，你就把她的進來，就說是

剛送來，懂得嗎！

周：(笑媽媽地)懂！懂！——可是，老爺，她太太要回來呢？

陶：不回來也走不了，我已經叫人到車站去等着她。

(外傳進腳步聲，陶指使周進去，自己也悄悄地下。)

(朱探進頭來，喊兩聲「小路」！「小路」！

無人應，她猶豫，終於決定進來了，走到小孩子像摺下，躲藏片刻，走進方桌，取出日記本和一張小玉的照片包好，稍思索一下，毅然地取行李，欲下。陶不時向外窺見，此時，出來截住她，)

陶：回來啦，一明，我知道你會回來的，剛才的事，真叫我心裏難過，我們都太動感情了。可是，你想，你突然要走，怎末不叫我着急呢？我曉得你也是一時賭氣，不會有意和我開別扭的，一明，你說是嗎？(走近朱，朱不語。)

陶：真是誤會！一明，實在說，你要出去，你要去參加工作，這對你的健康，心緒，對國家，對抗戰都是有好處的，我怎末會阻擋你哪！不過，你總不能這末走呢！

朱：(走開，)還說這末多有什麼用？

陶：一明，你總覺得我現在還生活在官場裏不應該，其實，抗戰後的官場是有的，的確非常進步的，並沒有什麼很腐敗的地方，因為你沒有進去，所以你還是拿以前的心理來推測牠！

朱：哼！我，我進去？我自自去的地方！

陶：是的，你要去前線。不過，一明，去前線不也是參加戰時工作嗎？你一定要工作，什麼不在這兒工作呢！在這兒工作不是一樣當抗戰嗎？

陶見不是需要你嗎？抗戰後援會，婦女救亡協會，幹部訓練班，文化工作團，你願意在那兒工作的話，我都可以負責介紹進去呀！

朱：哼！這兒的所謂戰時工作——得了，我現在不和你談這些，我只問你，小路呢？

陶：她找你去了一！

朱：我找她去！(欲下)

陶：(阻止她，)她一會就會回來的，一明，在感情上，我們結婚這十來年，紅過一次臉嗎？你這樣背着我走，不預先同我商量好，不是太唐突了嗎？你說……

朱：唐突？給你商量過不止三次五次……

陶：可是我每次都完滿的答覆過你！

朱：哼！我現在想起來，你的話，你的行動，拒沒有一點點不是爲着麻醉我，叫我失去知覺，叫我軟弱無力地活下去。

陶：你真冤枉我，一明，我愛你，我處處爲你着想，生活上生怕有一點點使你痛快的地方，我不敢地幹爲你，我從革命，經營局子，也是你，(此時周在後窺視。)

朱：我並不否認你對我的感情，就是我相信對你也一樣的，我離開革命，做官太太，一天到晚過着打牌應酬的生活，不也是爲你嗎？

陶：是呵！我們往常說，我們要盡可能的不離開，一明，你記得吧？我們有次在路上碰着散兵中途走散，冒着雨，你找我，我找你，結果回來病了，(朱低頭不語，)還有，每當我下班回來，看不到你在窗口上望我，就左猜右猜，以爲你有什么毛病了。(望見周在窺視，示意朱，周猜猜溜了出去。)